

著名選集之四

# 月下光

徐霞村主編

執筆者

劉白羽

郭沫若

李 舒 羅

峯

上海建國書店發行

編合生祥楊・永斯葛・村霞徐

集 選 著 名

(四)

下 光 月

【者 筆 執】

羅 舒 李 劉 郭

輝 白 沫

烽 羣 英 羽 若

版 出 店 書 國 建 海 上

◎ 著名選集之四 ◎

月 光 下

主 編 者

葛 斯 永  
徐 霞 村  
楊 祥 生

出 版 者

上 海 漢 口 路  
同 安 大 樓 一 一 〇 室  
建 國 書 店  
分 店 重 慶 林 森 路

經 售 者

上 海 漢 口 路 四 四 一 號  
青 年 圖 書 社  
同 安 大 樓 一 一 〇 室

版 權 所 有

不 准 翻 印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九 月 滬 初 版

名著  
選集

(四) 月光下

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月光下 (郭沫若) .....    | 一  |
| 歌聲響澈山谷 (劉白羽) ..... | 一五 |
| 石老么 (李輝英) .....    | 四七 |
| 海的彼岸 (舒羣) .....    | 八〇 |
| 遇崇漢 (羅烽) .....     | 九二 |

# 光

郭沫若

孩子已經埋在上裏了。

匆忙埋葬的兩位百姓倚着鋤頭已經回去了好一會，天空一片暗黑，只有東邊的地平線上，有增漲着的光潮，預告着月亮在準備出土。

絲毫風息也沒有，也沒有什麼聲音。四圍的林木和稻粱在整天的炎熱之下剛好渡過了來，依然還不敢喘氣。炎熱的餘威明明潛伏在近處，說不定那月光的前驅怕還是太陽的殘曜啦。

只有逸鷗的耳裏時時聽着涼涼的孩子的呻吟，那呻吟好像從遠遠的衛生所裏面傳來。

好像是從近近的小土堆裏面吐出。這小土堆，這把孩子的尸骸掩藏着的小土堆，恨不得

一抱抱回去，就和孩子裏在毛氈裏那樣的呀！

——真是奇怪，自己總以為會比孩子們早死的，怎麼這個被結核菌已經燒枯了的身子偏支持了一年多，活鮮鮮的嫩苗僅僅五天工夫就死掉了呢？

逸鷗坐在那小土堆前面的草地上，頭垂覆在兩隻撐在膝蓋上的手裏。大小不相應地成了小土堆前的一個石獅。

二

月亮從雲頭迸出來了，差不多快要整圓的一個月亮。但有一朵稠黑的雲頭從相對的一邊天壁湧起，微微的在閃着電。

蟲子的聲音胆怯地在草叢裏開始晚奏了。

幾條粗細不等的光綫，篩進了竹林來，投射在這人形的石獅頭上。

假使沒有另外的幾條更粗大的，眼卻不能見的線，同時來牽引着這石獅，他怕始終是不會動的吧。但那戴着英國式的米色盔帽的頭，終於是抬起來了，正受着透射進來的月光。霍

陷着的兩眼有點發紅。兩面的顴骨突露着很明顯的輪廓。臉，呈着暗灰色。菲薄的嘴唇在癢癢。

右手探尋着旁邊的一條竹根杖，逸鷗終於站立起來了。中人以下的小巧身裁，穿著一套米色西裝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樣，記載着五年來的抗戰的歷史。它們是在五年前和它們的主人一道流亡到陪都郊外的鄉下來的。

逸鷗背著月光，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靜立着，

——你這小坎堆，我真想把你抱着，一抱抱回去呀，就給在毛氈裹着我的儀兒一樣。他心裏又起了這個執扭的想念，以下便發出了聲來。

——也好，儀兒！你安靜地睡吧。我想你睡在這兒，比睡在你肺結核的爸爸旁邊，比睡在你勞瘁得和紙紮人一樣的媽媽旁邊，總要舒服些吧。沒有蚊子再來咬你了。……也不會再有什麼病痛和饑寒來苦你了。……你安靜地睡吧。……

——儀兒，你爸爸反正不能長久保護你們的，不僅不能保護你們，反而害你們。你媽媽

也的確是太勞瘁了。抗戰以來一年一個地生育了你們姐弟三人，由南京武漢而重慶，不斷的在烽火中流離。衣食住都賴她一個人料理，現在還要照料著我這個癆病的爸爸。餓兒，你是疼惜你媽媽的。你現在安安靜靜的睡，也用不着再要你媽媽替你打扇了。……

似乎有想流眼淚的意思，但只如那人人都在望雨的天空，卻僅空空地閃了幾下電。

像濃煙一樣湧起的稠雲，也像濃烟一樣，消散了。

月光在唱著勝利的歌。

三

瘦削的人拖着一條很瘦長的黑影在稻田埂上移動，黑影似乎很重，就好像一匹瘦削的馬上拖一尊平射砲上坡。

竹根杖很義俠地在回答著青蛙們的鼓勵：對的，對的，對的。我一定要幫助他到底。

從稻田拖到了一條小河邊上在被水沖壞了的岸邊上拖，好容易拖過了一條長長的石橋，

又經過了一段稻田，折進一座坐西向東的農家院子裏去了。

黑影掉了頭，拖的人好像是嫌其太重，又在向前推，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間廳堂前面，月光沒有照到的地方，黑影也卸下來了。

#### 四

這兒便是逸鵬的家。

他喘息了一會，左手把頭上的簪帽揭了下來，順便用袖筒拭去了額上的汗。

廳堂裏沒有點燈，待他一跨進門限，卻又有微弱的呻吟竄進了他的耳裏。

這呻吟不是從衛生所那樣遠的地方來的，也不是由那衛生所旁邊的竹林裏來的，而是來自廳堂右手的房裏。

他匆匆地走進房去，房裏是更加黑暗，在他眼前差不多什麼都沒有看見。進門不遠處橫着一把竹造的睡椅，雖然離着手等他去碰，却沒於被他碰着。

呻吟是從那後背的一間大床上發出的。他從逼窄的隧道走向床邊，在黑暗裏習慣了的眼晴看出了眼前的景物來。他看見他的夫人坐在一個小竹椅上，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醃熱了的大女兒抓背。床的這一頭，大字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個孩子。他把竹根杖倚在床柱邊，連忙去撫摩孩子的額部，燒還是沒有退。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坎肩，露骨的兩腿和腹部都袒露着，他順手把旁邊的一個布片拖來掩在他的腹上。

——他要給你揭開的，他不許。母親帶着哭泣的聲音說。

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來便把布片揭掉了。

逸鷗無可如何地佇立了一會。

——你怕還沒有吃飯吧？他問他的夫人。

——什麼也吞不下啦，哽咽着繼續說：剛才珍兒鬧着要去看他阿儀弟弟，我拿了一個饅

餅哄着他，把她哄睡着了。

他的夫人在衛生所有護儀兒，看看孩子死了。在下午天又才把逸鷗換去辦理了掩埋的事

體。

逸鷗也是連中飯都沒有吃的。但他並沒有感覺着有這樣的需要。

有蚊烟香，熏人的氣息。

——你上床去睡吧。這蚊烟香薰着，俊兒也會難過。逸鷗這樣說着。把帳鉤上掛着的火柴匣取來，燎燃了一枝火柴。接着把床頭的一個書案上的菜油燈點燃了。

逸鷗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，用葵扇扇了一下蚊子，把蚊帳放了。羅紋的方形蚊帳，和主人的臉色一樣呈着灰暗的顏色。

逸鷗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掛在了床前靠壁的衣架上，把米色上衣也脫了下來掛好，順手又把床下燃着蚊煙香滅了。

書案上有七零八落的書籍和文件，也有小兒吃的藥瓶和豆漿瓶，一束信件和報紙吸引着他的視線。還是每天上午他所服務着的一個機關裏要給他送來的。

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，陪都的報，他最關心的是歐洲方面的戰爭消

惠，其次是他喜歡同文藝。他把繩子解開了，但把報推在一邊，卻先取起了兩封信。

一封很厚實，他連忙地打了開來，裏面卻抽出了一束鈔票，外邊裹着幾張信箋，粗大的字跡。

逸鷗：今天城裏送了一千塊錢來，是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送給你做醫藥費的，望你收下，把收條寫好寄去。

此事望你不要固執。朋友們都很關心你，保委員會也完全出於誠意。這對於你家的清高是絲毫不會損壞的。望你千萬不要固執。

祝你闔家都好，小朋友們的病好了嗎？

修 峰

七月廿七日。

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。爲他請求獎金的事情本醞釀了很久，但因爲顧着他的潔癖，友人們頗爲躊躇。最近因爲兩個孩子病了，朋友們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顧慮。替他把這一件事體辦妥了。

修烽說的話，在逸鷗感覺作有不得不依從的義涉。他是逸鷗的畏友，也是所服務着的機關裏面的主管。逸鷗雖然臥病了一年多，但機關裏面並沒有要他離職，他的業務是由朋友們替他分担了的。因此他特別愛他的機關，也特別對於修烽懷着敬慕。但他還是在躊躇，他把信和鈔票推在一處，又把第二封信取起來看。

這是一座大學的圖書館借繳書籍的信，兩年前了，他曾經向那圖書館借了六本書。不幸在城裏的機關被炸，那些書連同自己的書物一道燒毀了。

這信引起了他的極深重的責任感。信上說：「該項書籍目前在坊間無法購置，急望繳還以便參考。」——這怎麼辦？無法購置圖書，怎麼繳還法呢？他把眼光移到那鈔票上去了。又是一陣孩子般的呻吟聲，他把頭掉過床那過去，突然看見映上蚊帳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。連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驚。

一種危險的思想像閃電一樣在眼前閃了一下。

他看着床欄上套着一根麻繩，捆行李用的，不十分粗。他起身去撫摩了一下，隨着走到

床前把蚊帳揭開來，看見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，撫摩着孩子的肚腹，依然在流眼淚。

他又把蚊帳放下，退轉來了。

倒在睡椅上躺着，開始在考慮一千塊錢的用途。

## 五

一千塊錢！可來得真好，接受了吧。

六本書本來是並不怎麼名貴的文學書，在以前的價格頂多不過十塊錢吧，但在目前怕要管兩三百塊錢。是的，這三應該償還的。就賠償三百塊錢吧。

書實在值得寶貴。自己就因為不善利用書，誤過一批小朋友。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。我前年在兒童劇社講過這首詩，把「田田」兩個字講錯了。後來無心之間繙到「辭源」，才發現這是形容荷葉之多。這是應該向小朋友們贖罪的。就送他們一部「辭源」吧。小型的。正續兩編三冊，時價怕要值兩百塊錢吧。好的，我就送他們兩百塊錢，讓他們買一部「

「辭源」。

儀兒在的時候本來是說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。現在儀兒是已經死了。我多謝保育院的厚意，答應我的儀兒入院，替他置備衣物至少怕要費五百塊錢吧。我就作為儀兒還在的一樣，把五百塊錢寄付在保育院裏吧。

六本文學書三百，小型「辭源」一部二百，寄付保育院五百，這已經一千塊了。但怎麼辦呢，今天掩埋儀兒的用費，向房東借了四百塊錢還沒有償還！

一切都只好拜託修先生了。一千塊錢的處置只好拜託他，四百塊錢的償還，也只好拜託他了。

我現在只有拜託他。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。

## 六

他從睡椅上又撐起來了。走到書案旁邊。我到了一張舊的原稿紙。只有插在銅套裏面的

一隻小楷鵝狼毫保持得十分潤澤，筆雖在墨盒裏了，一點一畫地寫出了秀麗的字與行。

「修烽先生：

我感激你。一千元，我就照你的意思領受了，可我要懇求你幾件事。

(一)我前年借了××大學圖書館六本書，不幸在城被炸，焚毀了。今受該館來函催繳(原函奉閱)，無法繳還，我懇求你由這一千元內鈔三百元寄去，以作賠償。

(二)未病前曾爲兒童劇社講書，講錯了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」的「田田」兩個字，誤了小朋友們，至今耿耿在心。我懇求你撥二百元寄付該社，以作購置小型「辭源」之用。

(三)儀兒已於今天夭折，僅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。生前承你關心，已約好送往保育院，可不幸已經夭折了。我作爲儀兒還是在生的母親，懇求你撥五百元寄付保育院，並以報答保育院允我寄託儀兒的厚誼。

(四)儀兒死去，掩埋費用了四百元，係向房東告貸。我現在手中不名一錢，懇求你用

自己的錢爲我償還，我深感德無量。

以上種種請求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原諒我，你也一定能夠答應我。

祝你永遠康樂。

逸鷗 廿七日夜半

他把信寫好了，把錢和各種文件回裝進一個大信封裏，把信封面也寫好了。

封面上寫裏：「留呈 修烽先生」

危險的想念不斷的在眼前閃電。他在信中雖然一字也沒有提到，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帳上的黑影一樣，是十分鮮明的。

他是想踏進那未知的世界裏去，而且不僅是他一個人，還要連同着他的妻，他的還活着的  
一對兒女。

麻痺誘惑着，他又掉過頭去，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驚。

(七)